

小小说

走世界

龙户

鸡窝里，有一只鸡显得突兀，因为这只鸡长得比别的鸡个头要高出许多。

鸡窝周围是宽阔的草地，鸡们平时就在这块草地上奔跑打闹、谈情说爱，生老病死，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批长大的鸡被车拉走，有去无回。

虽然如此，鸡们依然生活得挺滋润，每天起床、吃饭、散步、吃饭、散步、睡觉，惬意！即便是这样，鸡们还是有自己的心思的。这年，鸡界要举办歌手比赛，平时喜欢扯着嗓子吼上几声的大个子鸡一致被推荐代表大家参加，头儿也很是欣慰很高兴，毕竟大个子唱得还不错，可以很好地应付来自鸡界上层的压力。

大个子鸡也很自豪，毕竟能得到头儿的认可和大家的肯定，能在大家面前露脸，而且年底整个鸡窝里，自己的小贡献或多或少总可以拿点奖励吧！

于是，大个子鸡起早贪黑地练习，刻苦努力，日复一日，终于在歌手比赛中一鸣惊人，获得金奖。

顶着头顶上的光环，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回到鸡窝，看着所有的鸡包括头儿都仰着脖子看着自己，还有头儿的一番感谢及期望的话更让大个子鸡有点飘飘然。

生活渐渐归于平静。每只鸡都在忙着自己的小算盘，但大个子鸡慢慢觉得不对劲了。歌手比赛刚结束那段时间，经常有鸡来跟前听它大展歌喉一番，后来不光是没有鸡来听了，只要它一唱，立马惊起一片嘘声。另外，由于大个子鸡长得高，望得且远些，因此，平时有狐狸、野猫、黄鼠狼摸过来时，它总是第一个发现。以前，大家都很感谢它，只要它一叫唤，鸡们都赶紧奔回窝内，而现在，大家都认为它在炫耀自己的歌喉，不相信它了，而狐狸、野猫、黄鼠狼似乎也看懂了这一切，比以前上门的频率高了，且每次都能满载而归，于是，头儿也不相信大个子鸡了，还经常批评大个子鸡。渐渐的，大个子鸡的干劲如漏气的皮球，慢慢瘪了。

年底，鸡窝里几个头头开会碰头，一年的工作进入收尾，论功行赏的时候到了。

该给谁呢？名额有限。有人提起大个子鸡，说它在鸡界歌手比赛中获得金奖，为鸡窝取得极大的荣誉，而且平时生活中能凭借自己的特长优势为大家的安全预警，对鸡窝是有贡献的。

话音刚落，一片反对声。大个子鸡歌唱得不错是真，但这荣誉是它个鸡的，它参加歌手比赛那段时间，基本上都快脱产了，什么活也不干，拿了奖回来后，每天都抬头嗷嗷叫，唱给谁听啊！烦都烦死了！以前，还能预警狐狸、野猫、黄鼠狼什么的，拿奖后，就不认真负责了，搞得大家都不知道是该信还是不信，结果好些兄弟姐妹都被叼走了。这样还能得到奖励？那其它的鸡怎么办？再说了，能唱歌就可以有奖励，那其它老实的只会闷声干活的又没有特长的鸡怎么过啊？

最后，在一片反对声中，大个子鸡原本信心满满的奖励就与自己擦肩而过了。

又一批小鸡崽出生，长大了的鸡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离开，自谋生死。二是留下，等着去死。鸡窝里的头头觉得鸡界每年都要搞歌手比赛或大合唱比赛，还有春节联欢晚会，有大个子鸡这样的文艺鸡在，就不用那么头疼了。于是，头头找大个子鸡谈，动员大个子鸡继续留在鸡窝里，美名其曰继续为鸡窝多争取荣誉。

听了头头的话，大个子鸡停下手中的活，看着头儿，摇摇头坚定地说：“谢谢头儿的关心和肯定，我去意已决，无需挽留。”抬头望向碧蓝的天空，接着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说完，大个子鸡背起背包，走出鸡窝，走向草地。

流年剪影

颜小烟

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的那段时光，每个闲适的清晨，奶奶都会叫我和妹妹一起去村口的大路旁摘一种名叫鸡屎藤的植物。它们长在路旁，四处攀爬，极是繁茂。绿盈盈的叶子，在微风的吹拂下齐刷刷地唱着歌，让人心情大好。

本来很是不满这样一种美好的事物为什么会有这么古怪的名字，可细细想来，世间但凡美好的东西，又何尝不是都暗藏玄机的呢？鸡屎本是世间俗物，可一旦与藤沾上了关系，便散发出了植物的芬芳，让人有了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每次出门，我们都能摘回一箩筐的鸡屎藤。我特别喜欢那些散发着植物清香的日子，泥土是湿润的，小雏菊上的露珠还未散去，鸡屎藤的汁液染绿了我们的手指。风从田边徐徐地吹来，布谷鸟的叫声啼亮了整个春天。

奶奶总会根据鸡屎藤的多少按

比例分配大米，然后把洗干净的鸡屎藤和大米交付于我们，拿到村子西头的碾米店去碾成面粉。每次看着哗啦啦的面粉从碾米机里流出来，流进盛米的小桶，我的心总忍不住要“呼呼”地直跳。它们那么细腻，那么柔软，泛着蓝荧荧的光，仿佛一转身，它们的香气就会消失在时光的洪流之中。

我们捧回的鸡屎藤面粉会被奶奶加水打成面疙瘩，我们每人拿起一小块面疙瘩，用小手轻轻地把它搓成了一条条小梭子状的“粿仔”。当“粿仔”下锅的时候，那迷人的鸡屎藤香便袅袅地散发开去。头发上，鼻翼间，整个厨房，整条烟囱，乃至整个院子，都萦绕着这样一种令人迷醉的香味。

当奶奶把一大锅的鸡屎藤“粿仔”煮好的时候，多半已是午后时光。院子外的树影婆娑，椰子树下的吊床上聚满了闲话家常的人们。见者有份，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搬出来之后，每个碗里都弥漫着沁人

柳树叶很细，松树叶很尖，榆树叶很圆，但这些北方故乡的树叶都不大，即使是杨树的叶子，虽然几倍于柳树、松树、榆树的叶子，可也比手掌小得多，只有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才能看到宽阔的叶子，那种大于身体表面积的叶子曾经伴随着我度过了青春岁月并留下了无数回忆。

当知青时，第一次钻进云南的亚热带雨林，就被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植物上的叶子所吸引，它们大都非常庞大，像窗户，像门板，像雨伞，像帐篷，就是小的也如古代宫廷侍女举着的蒲扇，记得当时我把每一种都用砍刀砍下一片，试图带到山脚下的宿舍，用来遮挡和装饰长满青苔的竹篱笆墙，那种竹篱笆墙的宽大缝隙不仅透风，甚至可以钻进一些可怕的冷血动物。可最终徒劳，因为这些叶子的重量用牛也驮不回来。

不过，我很快就真正使用上了这些宽阔庞大的植物叶子，在水田中插秧或收割，在山林中砍伐或行走，会用野芭蕉叶子遮阳挡雨；开荒大会战时，用竹子搭建人字型小棚，上面铺满了各种一平方米面积以上的树叶，凉席下面垫着的还是这些树叶，除了在里面睡觉，还写日记，打扑克，下围棋，聊大天，骂大街，创作扎根诗歌和知青小说，也朦朦胧胧地谈过半次恋爱。

来海南后，发现被誉为琼岛象征的椰子树的叶子除了烧火做饭以外有着更实用的价值，我第一次到琼海大路镇的农田中采访一个种粮大户，因着没戴斗笠，烈日下，那个一年能够收获几十万斤粮食的壮汉随手从椰子树下捡起一片椰子树叶给我遮阳，一直举了半个多小时，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后来，在文昌的铺前镇采访一位农业技术员，突如其来的暴雨中，小小的斗笠无法笼罩全身，这位中年华侨女也是砍下矮脚椰子树上一片巨大的叶子挡在了我的头顶，看着雨水顺椰子树叶流淌下来，四周有如水帘，我置身于这水帘之中，想起了插队的年代和经历，也感受到了某种亲切从椰子树叶中传递过来。

一日，因着无意中发现公路边一望无际的芒果园里有人正在用椰子叶搭建一个小棚子，一定是临时看守芒果园用的。于是我下了车，走进了这即将丰收的田野。搭建小棚子的是一个身材矮小但结实的小伙子，有点卷曲的头发留得很长，眼睛中对我放射出一种警惕的光芒。我笑笑，扔下刚抽了两口的香烟，走近已经钉好支架的小棚子前，脱下T恤，爬了上去，让小伙子把下面的椰子树叶递给我，而我因着在云南插队的经历，绝不陌生地一片片铺盖好，并用塑料绳子扎紧。

这绝对属于简单工程，工时仅仅用了53分钟，当我从倾斜的棚顶下来，把剩下的椰子树叶全部铺到小棚子里面离地一米多高的木板上时，小伙子对我的态度已经很友好了，标志就是几个早熟的象牙芒果被捧到了我面前。

他并不惊奇我能够熟练地铺盖和扎紧椰子树叶，因为他推断出来，说，你当过知青，还说，我爸爸也是知青。我问，你爸爸呢？他有点哀怨地回答，回广州了。紧接着平静解释：在我10岁的时候走的，不要我和我妈妈了，因为我妈妈是乡下女人。我不愿意触动他这虚愤假的心灵伤痛，在我拍摄20集大型专题片《中国老三届》的时候，听到过多太多这一类的凄惨故事，还是让我们活在现在吧。

小伙子说，他将在这小棚子里看守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他和他的妈妈能够有3万元以上的收获。我说，这三万元足够你们盖新瓦房了。他摇摇头，告诉我，我妈妈说要把这钱给我爸爸邮去。我大惑不解地问，为什么？他回答，因为我爸爸得了癌症，我妈妈说用这钱给他治病。我连忙追问，你爸爸不是已经……已经把你们抛弃了吗？他低声说，但他终究是我的爸爸，是妈妈曾经爱过，不，唯一爱过的男人。

我的心先是缩紧，而后又剧烈膨胀起来，鼻子有点发酸。

这时，一个姑娘跳跃着来到，她绝不美丽，但却有着城里少女少有的清纯，她手里拎着两片椰子树叶，大概是表示她也为小棚子工程做出了贡献。以我50之龄，当然知趣，便向小伙子告辞了。在我要上车之际，小伙子追上来，把几十个芒果放到我汽车后备箱的盖上，包住这些芒果的是一片椰子树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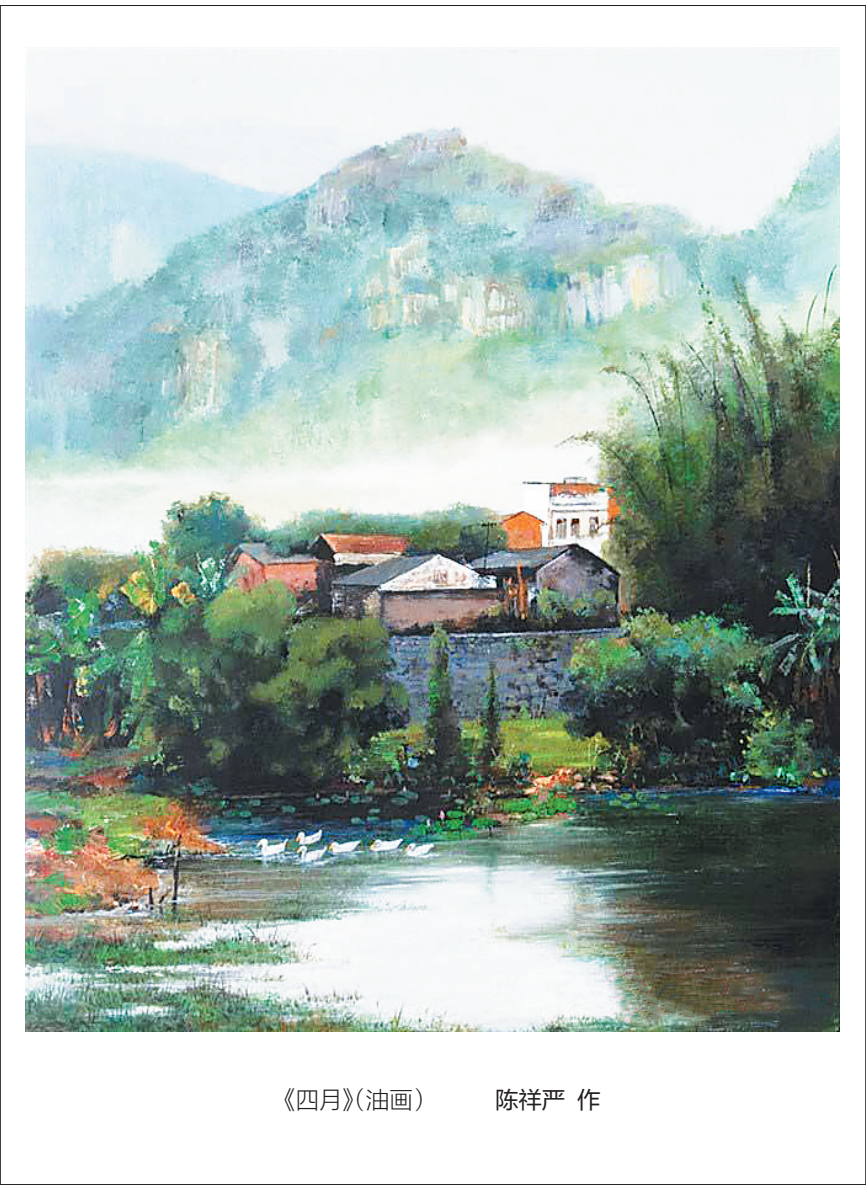
记忆里的鸡屎藤

心脾的鸡屎藤清香。那段时间，我特别迷恋这样一种味道，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的梦里都紫绕着这样的气味。

一有清闲，奶奶就会变着花样煮各种各样的食物，村里面的人也因此口福不浅。那样的时光温润而美好，口中的美食带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家长里短、聊斋志异、神话传说，村里的老人仿佛都长了一张会编故事的嘴。一天天，一年年，有鸡屎藤清香陪伴的日子，逐渐丰盈饱满起来。

可随着时间的老去，我们渐渐长大了，奶奶的身体却一日老似一日，奶奶叫我们摘鸡屎藤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那些在清晨的微风中奔跑的日子已随风飘逝，田里的稻谷一季换过一季，摇曳生姿的鸡屎藤把枝叶缠进了岁月的罅隙。

近两年，母亲索性把家里的地都送给村里人耕种，她便带着疾病缠身的父亲随弟弟进城帮孙了。日渐年迈的奶奶本不愿离家，她不想被城市



《四月》(油画) 陈祥严 作

草木芳华

荡漾的花椒红

安歌

曾在湘西的一个小巷子买菜，盛莖菜、生菜、小青菜的竹筐边角，有扎成一束束的花椒，背后衬着它的叶子。在阴凉天气，绿意盈盈的青菜间，花椒小粒的红在荡漾。

我问：“这样买回去就可以做菜吃么？”

“是啊！”菜农答。

“你把它扎得像花儿”，我夸他。

菜农笑：“花没香气，它香呢。”

虽然还不知怎么用，因着好奇，便买了一束回来，一元钱，插花瓶里：它香，连着那菜农束它的手。先是插花瓶里当景看，做荤菜时，想起它，摘下几粒放锅里，菜味顿时嘹亮。

几日阴雨后，阳光偶露，卧室对面的屋檐青瓦楞上，便有一只盛着花椒的竹筐，在空荡荡的屋顶上，兀自享用成片满盛的日光。——这也是湘西包括整个湘菜中花椒的位置。

也曾丽江一带的农家村落游手好闲，看到有家院子外有棵花椒树，花椒的红艳在小树上荡漾。摘一粒试吃。结果，一路上舌头上都是它——似乎准备在我舌头嘴齿间长出一棵花椒树。树虽非长成，我却因此记得了那日阳光落在那家院里的颜色。

有次坐车，听车上有云南人在说哪天回昆明要去吃牛肉米线。其中一人说：“我要整一撮薄豁达的下头烫烫。再放些花椒面挨伏辣子。”当下就记得了他用的那些强烈的动词和专注的表情：整、按、烫烫、挨伏……虽然其中有些名词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我听到的是一个人对家乡的强烈思念与渴望。也难怪林语堂博士说：我们爱故乡，不过是爱小时候吃过的好东西。同时也明白了在这个云南人强烈动词的云层下，便是我舌头上长满花椒林，也只是花椒的二等臣民。

请云南的朋友帮我翻译这句话，得到的最专业翻译是：在(牛肉米线)的下面放一层薄荷，上面洒花椒粉和烤得比较香的辣椒面。——这一翻译完全没原来的力量了，不只方言的鲜活的味没了，也译得我都不想吃了——方言亦如诗般难译。虽则如此，我也从车上云南人的这句话中，明白花椒在云南人生活中的位置。

在云南饭馆吃著名的花椒鸡，鸡泡在花椒里肉嫩到一咬就要分离掉，麻辣辣的。有些地方花椒鸡不只上面铺满花椒，甚至连花椒绿叶也一同铺在上面，那叶上之绿，叶下之鸡，让鸡不再只是鸡，而是生活多么美好的感叹！也难怪有人专门为此鸡要再去云南。当然，引这人去云南的不是鸡，而是花椒鸡——有时候位置相当重要，在这道菜中，花椒是放在鸡前面的。

说到花椒叶，在云南也是可以入菜的，花椒叶子嫩时套上鸡蛋糊(豌豆粉亦可)往锅里一煎，炸至金黄，香脆酥麻的酥炸花椒叶就做好了。食之没有花椒之麻，只有淡淡的花椒香。

诗路花语

凌晨

叶美

凌晨突然停电，坐在房间深处，靠近阳台的六人间里，狭窄细薄的隔板充当墙壁，你成了这个早晨唯一一个逆行的人，凝视窗外一只跳飞的喜鹊，盼望炎热带来星期三前的好运，一盆剑兰吐蕊，预备着开花。

枕着蜘蛛兰

郑朝能

路边一丛蜘蛛兰，在夜的掩护下打开它的心房，我亲爱的蜘蛛兰，香透心骨，弥漫——弥漫——正织着一张神奇的网，等在我回家的路上。

我是月光下的一只蛱蝶，突然跳入网的中央，不，我不能够挣扎，我情愿在这无形的网中，念着亲爱的蜘蛛兰的名字，在阵阵虫声里美美地度过一夜。

满庭芳·海南之春

陈健春

南海扬波，琼州荡漾，习风腾腾宸章。瞻云就日，译托振辉煌。几度攀登竞秀，只朝夕、风雨轻狂。琼岛秀，特区生态，改革激昂昂。

创新，争范例，护蓝增绿，谱写苍茫。践发展，百千美丽乡村。更喜飞天磅礴，雄魄在、逐梦舟航。群心奋，豪情挥洒，共度假天堂。

海南凤凰花

赵小天

夏日愈炎花愈浓，摇曳曳浪舞椰风。火云十里凤凰树，烧出南天一片红。

三爹和地瓜(节选)

李树木

日渐根根拔绿的地瓜藤，在地上深耕，澄迈的沙地因此而一天天更加生动起来。桥沙地瓜撑着三爹的腰，让三爹的腰杆更硬朗。春雨后的地瓜田格外地葱绿，三爹的心更是甜如蜜。以他大半生的虔诚，恪守着他的诺言。三爹的汗水击伤了他人生的平平庸庸碌碌无为。

地瓜在地里的不断长大，让三爹深切地感悟到了沙土的厚重与亮丽。他和地瓜彼此心照不宣。地瓜长大成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取的过程，也是三爹成功的过程。饱含着三爹的艰辛，更饱含着三爹的幸福。绿油油的叶子在风里颤动，在雨中微笑。地瓜园里映出了三爹亲切动人的身影。这些影子伴我的兄弟姐妹走过人生的风雨雨。大汗淋漓的三爹一年四季以地瓜为伴，种植地瓜，种植生命，打造绿色，打造品牌，脱贫致富。熟悉的足音在地瓜的世界里进进出出。三爹的脚步就是脱贫致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脚步。地瓜尽情地享受着海南得天独厚的阳光雨露和三爹的爱。三爹汗水的的光芒洗绿了每一片地瓜的叶。

对于沙土，三爹和地瓜都有不同的深刻理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苦历程。三爹和地瓜让人想起游子 and 乡音。游子让地瓜酒在地瓜园边下碰得劲响，更让地瓜饼四季香甜。把方言乡音酝酿得格外芳醇。谁又能说得清，游子和乡音两者之间必然的或偶然的联系，或不存在丝毫关系。就像三爹和地瓜，不过记住他们的温暖就足够，任何考证追问都显得苍白无力微不足道。

投稿邮箱
hnrzbzp@163.com